

沙匪弗親



新譯文叢刊

棄兒弗朗沙

法喬治·桑著

羅玉君譯

平明出版社

• 1954 •

棄兒弗朗沙

定價 ¥5,800

著者 [法] 喬治 · 桑

譯者 羅 玉 君

出版者 平 明 出 版 社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三三號  
(上海延安中路 1157 弄 5 號)

印刷者 華 文 印 刷 局

(上海濟寧路 143 弄 4 號)

經售者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

開本: 762×1067 1/32

印張: 6

字數: 104,000

一九五四年十一月第一版

一九五四年十一月第一次印刷

1-11000

原書名 François Le Champi

原著者 [法] George Sand

原出版者 Calmann-Lévy, Paris, 1927

(本書翻譯時曾參考英國萬人叢書版之英譯本)

### 內 容 提 要

本書描寫一個善心女人從育嬰堂領養棄兒弗期沙，因為貧困，撫養不好，使棄兒面容蒼白憔悴，智力也近於低能。好心的磨坊女主人同情他，仔細照顧他，使他恢復健康，慢慢長大，成爲一個最好的磨坊工人。他不但把愛情上的糾紛處理得很好，還和農村中放高利貸的剝削階級鬥爭，使好人抬頭，使惡人受懲。這本書是喬治·桑晚期的作品，是她的傑作田園三部曲之一。

## 序

塞兒弗朗沙第一次是在辯論日報上連載的。當這篇小說即將結束的時候，在這個日報上的本市新聞欄內出現了另外一件更嚴重的結束；那就是七月王朝的最後崩潰，時間是一八四八年二月的末幾天。

這個結局對於我的小說的煞尾，自然是很不利的，因為它阻礙了、拖延了小說的登載，如果我沒有記錯，拖延了整整一個月以後，我的小說才算登完。對於讀者中那些職業的，或者天生的藝術家們，他們很關心藝術作品的製造方法，我要在我的序言裏聲明，在我們談話的前幾天（本書的序言即是談話的撮要），我從哪波路（Chemin aux Napes）走過。哪波這個名字，在本地的『假借意義』裏，是指的一種叫做『睡蓮』的美麗的植物，它在水面上伸展着它寬大的葉子，好像桌子上的檯布（Napes）一樣。但是我覺着『檯布』（Nape）這個字，寫起來寫一個P更合適，因為這樣，那個字就成了從（Napie）『森林女神』演變出來的，一點也不損害它的神話的來源。

這條哪波路，親愛的讀者們，你們誰也不會從那裏經過的，因為它不通任何值得費事去看的地方，那是一條靠着一道溝渠的，非常難走的路，可是在這條泥水溝裏，卻長着世界上最美麗的蓮花，比茶花還更潔白，比百合還更芬芳，比聖母的衣服還更純淨。有些蜥蜴和水蛇生活在泥土和花葉中間，岸上活躍的閃光似的翠鳥兒，像一道火光一樣在泥潭上奇怪的野草上掠過。

一個年紀大約六七歲的小孩，騎着一匹沒備鞍鐙的馬，從我背後的小樹叢中跳過來，小孩從馬上摔到地下，放開了鬃毛蓬亂的小馬，小馬向草原跑去，他自己回來，打算一個人跳過他剛才騎着馬輕輕地跳過來的樹叢。他那兩條小腿，可沒有那樣容易了；我幫他過去了，和他談了一會話，和棄兒的開始所敘述的磨坊女主人和棄兒的談話很相類似。我問到他的年紀，他不知道，但是他卻一字不差地吐出那句書裏的回話：『兩歲』。他不知道他自己的姓名，也不知道他父母的姓名，也不知道他住的地方叫什麼名字。他所知道的，就是騎上一匹野馬，活像一隻小鳥兒站在被暴風雨撼動着的樹枝上一樣。

我曾經撫養了幾個男女棄兒，他們後來身體和道德方面都發育得很好。可是如果讓他們缺乏教育，待在野外，這些可憐的孩子一定會普遍地變成強盜。把他們託給窮人吧，又因為給他們的救濟費實在不夠，大多數的棄兒都替他們的養父養母，常常去幹那丟人的

乞丐勾當。增加這項救濟費，立下條件不許棄兒去討飯，連鄰居和朋友的門口也不許行乞，難道辦不到麼？

我有過經驗，對於那些已經開始居心要靠佈施來生活的孩子們，沒有比啓發他們的自尊心，教育他們喜愛勞動，更困難的事了。

喬治·桑

諾 與 一八五二年五月廿日。



喬治·桑像  
(德拉克瓦繪)



棄兒弗朗沙

I  
U  
T  
T  
D  
T  
D  
T  
L  
L  
L  
L

一、天早晨，古爾木埃磨坊的年輕女主人——瑪德蘭·布朗舍，走向她的草地裏，有噴泉的那個地方去洗衣服。她看見一個小孩坐在她的小木板前面，玩弄着洗衣婦人用作蹣跚的稻草。瑪德蘭·布朗舍仔細地瞧了瞧這個孩子，她很奇怪爲什麼以前不認得他，因爲這裏的道路很僻靜，少有人走過，大家遇見的都是本地的熟人。

『我的孩子，你是哪一家的？』她問這個小孩，小孩信任地望着她，可是他好像沒聽懂她的問話。『你叫什麼名字？』瑪德蘭·布朗舍再問道，同時讓他坐在她的身旁，她自己就跪下去洗衣服了。

『弗朗沙，』孩子回答。

『哪一家的弗朗沙？』

『哪一家？』孩子呆傻地說。

『你是誰的兒子？』

『我不知道，管它的！』

『你不知道你父親的姓名嗎？』

『我沒有父親。』

『那麼，他是死了？』

『我不知道。』

『你的母親呢？』

『她在那邊，』孩子用手指着離磨坊有兩個射程遠的地方，一間非常窮相的小屋，穿過柳樹，可以望見它草蓋的屋頂。

『啊！我知道了，』瑪德蘭再說道，『是昨夜搬到這裏來住的那個女人嗎？』

『是的，』孩子回答。

『你們從前住在麥爾斯嗎？』

『我不知道。』

『你是一個不大懂事的孩子。至少你應該知道你母親的名字呀？』

『是的，她叫扎伯爾。』

『哪一個伊沙伯爾？你難道不知道她的姓嗎？』

『真的不知道，管它的！』

『你就是知道這些，也不會使你的腦子受累。』瑪德蘭邊說邊笑，開始毆打她的衣服。  
『你說的是什麼？』小弗朗沙繼續問道。

瑪德蘭再瞧了瞧他，他是一個漂亮的孩子，長着出色的大眼睛。『可惜，』她想，『他樣子真傻。』『你幾歲了？』她繼續問道，『或者你連這個也是不知道的。』

事實上，他對這個問題並不比對別的問題更清楚，真的他是不知道的。而他對於磨坊女主人責備他太蠢笨的這些話感到害羞，他盡他最大的努力，迅速地想出一個回答來解救自己。

『兩歲！』

『真的麼？』瑪德蘭說道，一面擋着她的衣服，沒有再看他一眼。『我可憐的小孩，你家裏的大人不耐煩教育你，使你變成一個不折不扣的小傻瓜了。看你的身材，你至少該有六週歲了，可是就你的聰明來說，你實在還沒有兩歲呢。』

『也許是吧！』弗朗沙回答。於是，爲了要表現他心靈不太笨拙，他再作了另一番的努力，說道：

『你問我姓什麼嗎？他們都叫我：棄兒弗朗沙。』

『啊！啊！我明白了。』瑪德蘭掉過頭來同情地望着他說道。到現在她才了解爲什

麼這個漂亮的孩子，會弄得這樣的醜陋，這樣的襤褸，而且他的年紀那般大了，卻還是這樣的無識無知。

『你穿得太少了，』她對他說，『天氣並不熱，你一定很冷。』

『我不知道，』可憐的棄兒回答，他已經習慣了受苦，不再有感覺了。

瑪德蘭嘆了一口氣。她想到她的小金尼剛滿一歲，睡在溫暖的搖籃裏，旁邊還有他的祖母陪伴着；可是這個可憐的棄兒，獨自在噴泉旁邊顫抖，祇有靠上天的慈悲，才不致落水淹死，因為他是這樣的傻，很可能連掉在水裏會淹死這件事，他都沒有想到的。

瑪德蘭有一顆非常仁慈的心。她牽着孩子的手臂，發覺這手臂是火熱的，雖然他一直在打着寒戰；看他美麗的面孔是過份的蒼白。

『你在發燒嗎？』她問他。

『我不知道，管它的！』孩子回答，其實他經常是發着燒的。

瑪德蘭·布朗舍解下她披在肩頭上的毛織披肩，把棄兒包裹起來，他讓她擺佈，既不表示驚訝，也不表示快樂。她抬起她膝下所有的稻草，爲他做了一個牀，棄兒在那上面很快的就睡着了。瑪德蘭趕快洗完了她的小金尼的襤褸，因爲她還要趕回去餵她兒子的奶。

她把所有的東西都洗完了以後，打濕了的衣服，增加了一倍的重量，她不可能把洗好的許多東西一次帶走。她把她的搗衣棒和一部份東西留在水邊，想回家去了以後，轉來叫醒棄兒，再把剩下的東西帶回家去。瑪德蘭·布朗舍不高大，也不強壯。她是一個很美麗的少婦，生來就有正義感，還有慷慨犧牲的精神，她早就因了她的溫柔 and 聰明出名了。

當她打開了她家的大門，她聽見磨坊的水閘的橋上有木鞋的聲音在追趕她，她回過頭來，看見棄兒正趕上了她，帶着搗衣棒、肥皂、剩下的衣服和毛織的披肩。

「啊！啊！」她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說道，「你並不像我想的那樣蠢笨，因為你是知道服侍人的啊。凡是一個心腸好的人，絕不會是一個傻瓜。進來吧，我的孩子，進來歇歇。看這個可憐的孩子！他拿的東西比他自己的身體還要重！」

「媽媽，你看，」她向正把她的嬌嫩的笑嘻嘻的孩子抱給她的磨坊的老主婦說道，「你看這個滿臉病容的可憐的棄兒。你是懂得寒熱病的，我們必須想個辦法醫治他。」

「哼！這是貧窮的寒熱病！」老婦人瞧着弗朗沙說道，「一碗好吃的熱湯，就會把他的病醫好；可惜他沒有那碗湯。這個棄兒是昨天新搬來的那個女人的。瑪德蘭，她是你的男人的房客。看起來很貧窮，我怕她不會按期交付租錢的。」

瑪德蘭一句話也沒有回答。她知道她的婆母和她的丈夫很少慈悲心，他們愛惜金錢

勝過愛惜他們的鄰人。她餵了孩子的奶，當老婦人出門去尋找她的鵝羣的時候，她一隻手牽着弗朗沙，一隻胳膊抱着小金尼，一道到扎伯爾的家裏去。

這個扎伯爾，她真正的名字叫伊沙伯爾·比戈，是一個五十歲的老姑娘。她待人可以說還算是善良的，祇是她貧窮到不能生活的境地，常常有餓死的恐懼。幾年前她從一個快要死去的女人那裏領了剛斷奶的弗朗沙來撫養，一直就看顧他，爲了每個月可以取得幾個明晃晃的銀幣的報酬，同時還可以讓弗朗沙做她的小僕人。可是她失掉了她的羊，她想在可能的時候，就用賒欠的方法，另外買幾隻來，因爲她只靠着十幾隻雞和幾隻羊過活，而這些畜牲卻吃着共公牧場裏的草。她打算等弗朗沙長大到第一次領聖體的年齡<sup>①</sup>，就使他坐在路邊看守她的可憐的羊羣，以後就可以讓他出去替人家看豬，或者去做幫着耕地的小僕人，如果他有一副好心腸的話，他會把他工錢的一部份送給他的養母的。

那是在聖馬丁節<sup>②</sup>的第二天，扎伯爾離開了麥爾斯，留下了她最後的一隻小羊，付她欠下的房租。她遷到古爾木埃的磨坊主人出租的小屋子裏來，沒有什麼靠得住的財物，她只有一張粗陋的牀，兩把椅子，一口衣箱和幾件土製的器皿。這間茅屋是這樣的可憐相，

① 卽十二歲。

② 聖馬丁節在十一月十一日。



幾乎不能蔽風雨，沒有絲毫的價值，磨坊主人除了租給一個貧窮的租戶，冒着收不到租金的危險以外，祇好讓它空在那裏了。

瑪德蘭從扎伯爾的談話裏，很快的便知道她不是一個壞女人，她是憑着良心做事，祇要可能，她會付房租的；而且她對待她的棄兒也不是沒有感情的。她看慣了棄兒受苦，同時她自己也是一樣的感受痛苦。有錢的磨坊女主人對於這個可憐的孩子所表示的同情，起初使扎伯爾感到的是詫異多於快樂。

她終於從她的驚訝裏清醒過來，了解瑪德蘭來看她，不是向她索取什麼，而是給她恩惠的。她的信心增加了，向她長長地敘述了她的和一般貧苦人一樣的歷史，然後向瑪德蘭深深地道謝對他們的照顧。瑪德蘭向她表示將盡力來幫助她，可是請她不要向任何人說起，承認自己不是當家的女主人，祇能暗地裏來幫助她。

瑪德蘭留下了她的毛織披肩給扎伯爾，要求答應她當天夜晚就把它剪裁掉，縫成裏面的衣服，不要在縫好以前讓人看見剪下的布片。瑪德蘭看出來扎伯爾裏是在想那件披肩太好了，對她自己是很有用的。瑪德蘭不得不告訴內，她不見棄兒溫暖地穿着起來，她便不再管他們的事了。

『你難道不想想，』瑪德蘭再說，『如果我的披肩披在你的肩膀上，』

精明透頂的